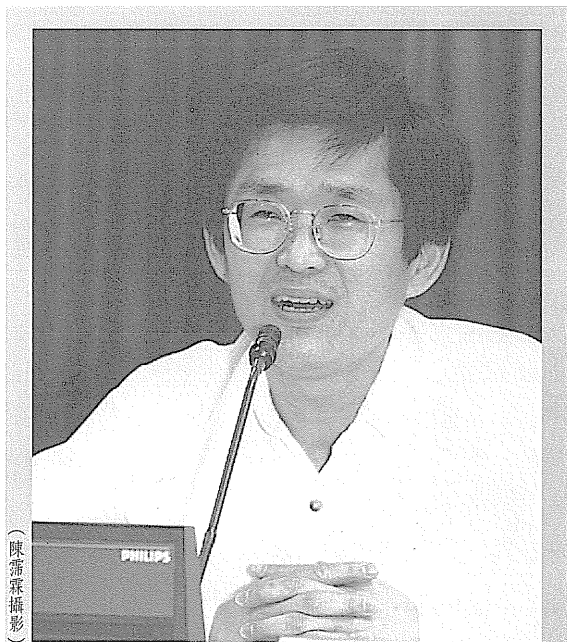


繼續在副刊的場域中跑著馬拉松的賽程。

進入「聯副」至今已十六個年頭，最近幾年陳義芝展現了相當程度的活動力，除了編輯副刊外，陳義芝仍創作不輟，並多次主辦大型的文學活動，去年的「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」及「台灣現代小說史研討會」都可見其穿梭不停的身影；除此之外，策劃「點燃知識火炬：閱讀之旅」、「文學咖啡屋」等專題，都證明了副刊編輯不是只靜坐工作檯，鎮日與紙堆為伍，而是能以更多元的方式，將文學展現在眾人面前。去年的副刊編輯金鼎獎，陳義芝可謂實至名歸。

「多年來，寫自傳或填寫作者資料卡時，我總在籍貫四川省忠縣後，補注上：生於台灣花蓮。四川是理想的認知，台灣是現實的經驗。」這份認知與經驗，使得陳義芝在創作中不時流露出中國結與台灣情的交融。生於花蓮，長於彰化，陳義芝在那裏度過了有阡陌、有牛車、有泥土、有洪水的童年，而母親那時常講述的中國民間傳說，啟蒙了一顆正待發芽的文學種子。進入校園，陳義芝開始大量閱讀中國古典小說，十六歲即在中華日報副刊發表了第一篇小說〈悔之已晚〉，初試啼聲，雖未獲廣泛迴響，卻對日後投稿有莫大的鼓舞作用。在省立台中師專就讀時，陳義芝對新詩有著不可遏抑的狂熱，遂與洪醒夫等多位好友創立了「後浪詩社」，並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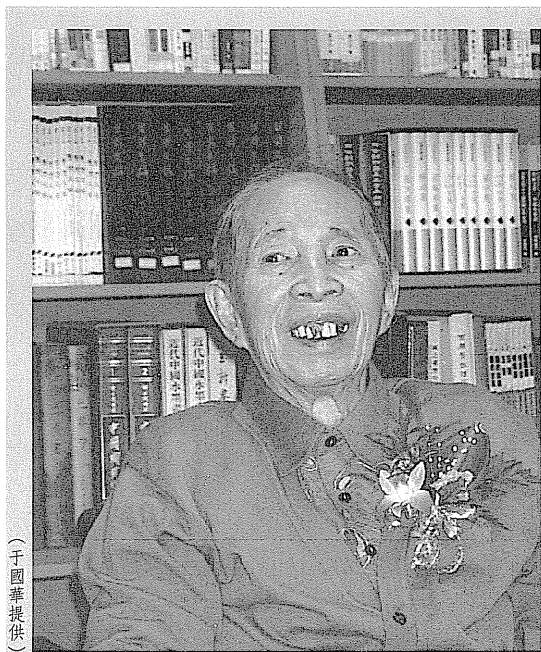
(陳霽霖攝影)

陳義芝： 接手「聯副」， 展現活力

「聯副」在痲弦先生二十個年頭的帶領下，展現了有別以往的新風貌，由靜態轉趨動態，由單一文類走向眾聲喧嘩，副刊帶動了全民寫作，開拓了文學人口，也影響了文學發展。然而在二十世紀末的今日，副刊走向再次面臨轉型的危機之際，陳義芝自痲弦手中接下「聯副」的棒子，

行《後浪詩刊》；其後就讀師大國文系，在大二那年，陳義芝出版了個人的第一本詩集《落日長煙》，深獲好評，奠定了他在詩壇上的地位。畢業之後，陳義芝執起教鞭，也開始參與《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》編輯工作。民國七十一年，經痲弦先生引介，陳義芝轉任聯合報副刊編輯，就此加入了聯副。

在九〇年代的今日，副刊的走向又引起了熱烈的討論，在晚報副刊相繼遭到停刊命運之際，由痲弦、陳義芝掌舵的聯副主辦了「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術研討會」，從多重視角檢視中文報紙副刊的過去、現在及未來，會中有人認為副刊將死，值此亟思骨血改造之際，陳義芝接手聯副，可謂挑戰不小！但以陳義芝縝密的詩心及長期投注編輯工作所累積的經驗，相信聯合副刊的前途仍將是一條康莊大道。（陳宛蓉）



龍瑛宗： 捐贈一生的智慧和佳作

日據時代後期的台灣小說家龍瑛宗，將其畢生的文學著作及珍藏文物約一千件捐贈給籌設中的「國家文學館」，成為該館的第一筆典藏品。

與中華民國同庚的龍瑛宗，有著迂迴曲折的寫作生涯。一九三七年，龍瑛宗以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獲得日本《改造》